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夜雨秋燈錄 珊珊

楚之鳳凰廳，萬山中有石亭，顏曰「苗姑救夫處」。間疑為跳月人繡帕涅面，吹蘆笙鳴嗚聲，自覓藪故故事，而不知其非也。

明季，焦生肅，字梅仲，中州人，任俠放生，讀書學劍，偕友游汴之上河。時值清明，士女如織。有健兒弄虎演劇者，圍觀若堵牆。虎眇一目，爪牙鉤刺，文質斑斕。弄者故以頭觸其吻，手捋其須，背承其腹，而虎且宛轉如人意。眾擲青蚨，勝撒白雨。市散，驅入大木函，荷之去。

生歸而冥想，太息曰：「丈夫不能自全，誤落陷阱，亦猶是夫！」友戲曰：「然則封使君亦將買而放之乎？」曰：「有何不可？」夜寢，夢老父闖然入，白衣絳冠，向生拱揖，曰：「封使君謫限已滿，郎君若仗義俠，放歸山林，則得美婦，解奇厄，證仙果，功德無量也。」生曰：「弄虎者以之攫阿堵，為衣食券，恐靳而不售也。」曰：「有機可乘。」生一諾而醒，朝暾滿窗，起呼盥櫛，挈友再往。

至則鳴鉦開場，虎搖尾瞑目，意甚頹敗。倏一老叟，科頭袒背而前，騎虎背，虎頰，更以髡顛抵唇側。虎忽大吼，利喙一合，則頭脆如瓠落矣。觀者盡奔，兩健兒哭曰：「殺者吾父也！虎向馴，不知何故突變性！將殺斃抵吾父！」子操刀欲砍，生忽止之曰：「子迂矣！虎噬人，性也。即斃之，豈即能抵爾父？人財兩空，殊失算計。」曰：「將奈何？」曰：「曷賣於我，以資殮爾父，餘則另作生涯，此計之善者。」健兒私議久之，以為然。問其值，曰：「萬錢，如數交兌。生命僕人放之去，咸不敢，曰：「索在頸，尚噬人，若解去，不將繼隻俛耶？」生怒，自策馬，送虎至深山中，曰：「荒野窮岩，不少生物，幸勿擾行路，罪株小生。」虎頷之，獨目若流涕。生親解鐐銀，急上馬返轡，揮之曰：「去！」遂分道行。甫轉官衢，忽狂飈驟起，砂石橫飛，虎至，急奪路，則已伏馬前，叩數下始去。歸告友，咸不甚信。

是秋禮闈獲解，往應南宮試。行至燕趙間，僕馬奔馳，日色已墮，疏林疊，條迷路歧。忽林中矗出欹石，高丈餘，瘦削可愛，炊煙縷縷。知有野人家，趨求止宿。則老屋數椽，門臨曲澗，一眇目老叟龍鍾遊客，曰：「何處貴人，下顧草野？」生自陳名氏，且告所求。邀入坐草堂中，僕馬亦有安置。叟衣冠整潔，言語粗豪，自言苗姓，向客中州，適歸未久。條一紅妝屏角窺客，又一老媪上堂篝燈，蹣跚頗苦。叟曰：「寒家無僕御，此山荊也。」生侷促不安，意在呼僕，曰：「累夫人不當。」叟止之曰：「綱紀勞乏，已安棲止。」向屏內呼曰：「大姑姍姍兒，出拜郎君，一代母勞。」女果盈盈趨前檢衽。生見其媚態萬方，神魂飛越，幾致失禮。揖而問叟，曰：「女公子耶？」曰：「然。以郎君貴人，敢以女兒相見。」

須臾，肴陳於案，酒沸於鑪，叟以巨甌自飲，以常樽勸客。酒闌，女出，為生解裝設榻，布枕拂衾，慇懃臻至。生遜謝，女一笑。餐已，叟詣內與媪絮語，遂不出。生醉而隱几，女搖生醒，曰：「郎可寢矣。」曰：「卿尚未去耶？」曰：「父母遣視安枕，防呼茗飲耳。」問：「芳齡幾何？」曰：「十六。」問：「有婿家否？」女靦然久之，微嗔曰：「夜深可寢，絮絮何為？恐老親聞知，叱辱將及。」生倚醉，遽攬紅袖，女掙脫移立，不得近，遂寢。醒則吻燥，試呼茗，則女已捧磁盞立榻下。生飲已，牽玉臂求歡，女呼曰：「魯莽兒！何動欲喪人廉恥？」叟媪內呼問，手釋，女急遁。意將詬誶，轉寂然。

天明，晨光透，女起，出灑掃。生惴惴不敢語。女呼曰：「郎起耶？滿天風雪，真天留客也。」生披衣視庭外，果花飛六出，片如掌大。旋進盥具，更沏苦茶。女笑曰：「癡郎子，昨宵幾驚破膽！」曰：「忍哉，卿也！」曰：「柔情媚骨，何必爾爾！」生益惑，語漸狎褻。女秋波微怒，似又欲呼，生哀之，始已。臨去，忽紅漲於面，欲言又止者再。曰：「郎娶否？」曰：「未。」曰：「真耶？」曰：「天日可誓。」曰：「郎求婚於吾父母，無不諧。萬勿望非禮苟合也。」生曰：「諾。」

時僕亦起，問生行否，生癡立猶豫。叟出，揮僕夫曰：「茫茫風雪，向何處去？霽即行，豈礙程途耶？」少頃，女子又陳餐膳，餅餌帶松子香，雉羹鹿脯味尤美。生且啖且問女郎年齒，與婿家姓氏。叟答以擇配甚難，紅鸞猶缺。生曰：「僕不才，尚屬清門，忝登桂籍，未知可列雀屏選否？」叟曰：「姍姍甚倔強，容歸與山荊詢明白，免他日怨老朽孟浪。」頃出，告生曰：「大喜大喜，小妮子竟首肯。但夫婦老矣，風燭草霜，一朝殞謝，反累弱息菴獨。山野無鼓樂儂相，意屈東牀即於今夕草草花燭，明即攜去。愧無妝奩，能相諒否？」生喜極再拜，一一承命。

媪扶女出，韋布新更，雲環微掠，愈覺媚態動人。交拜訖，重設尊，一家團聚。僕在斗室，亦小犒賞，痛飲極歡。夜深，二老去，生移燈掩門，即就客榻成婚禮，繾綣恩愛，盟誓萬言。明晨雪霽，叟媪並出，曰：「姍姍兒嬌慣，乞郎君百事看老朽，勿加罪責。雙雙登程，不敢以私愛誤功名事也。」母流涕悲戀曰：「勉事郎君，錦旋時可一歸寧，何須戚戚！」生以馬授女，自則與僕徒步，拜別出門。叟於欹石下，掀臥石起，內皆朱提，曰：「倉卒不及備奩，以此為倩。」生曰：「客途無玉台下聘，尚敢領厚贖乎？」曰：「聊壯行色耳。」生勉取三錠，叟以為太少，盡代檢入囊，揮之曰：「去！」

出山數十里，入一大城市，為女購簪珥裙服，嶄然一新。再覓車馬，入都賃宅居，倡隨樂甚。榜發，成進士，授浙之會稽令。挈夫人同之官，多政聲，皆內助也。然生性好客，舊雨新雲，爭來趨附。明年，升錢塘太守，而客益多。女請卻之，不聽。客聞之懼，釀千金購妖姬名窈娘者，奉生為妾。窈娘色既豔冶，弦索歌唱無一不工，牀第之間，尤多內媚。生惑之，嬖昵忘政事，而客皆隱攘其權矣。女獨宿，決不爭夕。然生偶抱恙，女輒離鳴起，侍湯藥，不啻孝子。窈娘見女肢體髮膚無處不美，即亂頭粗服亦饒姿致；退而攬鏡，愈自慚汗。由愛生慚，慚生妒，妒生恨，遂廣結婢媵，環布腹心，思傾女，不得入。暗以鳩毒置酥酪中，布女室。生偶入呼饑，女以酥酪進，窈急奪而棄之，啖貓犬，立斃。乃嬌啼求去，曰：「夫人妒忌，意毒良人。妾若不去，恐難免也。」又女每夜焚香於庭，禮拜北斗，潛告生，曰：「夫人毒未成，又用詛禳法，妾時心痛，恐中魔巫。」由是生怒女，動輒得咎，曰：「終非好相識！」立逼大歸。女泣曰：「自為君婦，有何失德？」曰：「吾與爾緣盡，眼中釘，喉中骨鯁，不能頃刻留！」女大慟。曰：「若留，須跪受鞭笞始已。」女即膝立受辱，婢媵爭伏女旁，願代受杖。邑之仕官眷屬聞之，咸不平，聲名益狼藉。

當道者羅織生之荒怠酒色，侵蝕庫幣餘款，欲劾之。生懼，謀於客，出千金，購玉鼎，將獻中丞。又出千金，購冬貂，獻侍御。同列中堂，鼎無故碎，裘無故焚，至問誰毀，窈堅以夫人對。生大怒，狂呼不可忍，操杖立逐女出。女曰：「是真不可留矣！」自脫簪珥裙服擲地下，著嫁衣，匆匆出門，飄瞥不見。

當道待生賄不至，疏劾之，奉旨降官東魯滕陽丞。婢僕與客，一時星散。生典質玩物，得千金，攜窈仍丞任。策馬悠悠，誤入山谷。見疏林煙裡，欹石猶存，忽至當年止宿處，大驚，恐翁媪出，無顏相見，勒馬不前，遣僕覘視，則空林無屋宇，僅曲澗流泉，荒苔虎跡，急趨而過。

丞任清苦異常，窈不能堪，終日悲啼，生唯隱忍。旋抱病，呼窈不至，蓋早已隨僕遁去。至是始悔，慟曰：「其負吾結髮苗姑報乎？」而已無及矣。更以行跡革職，充雲南軍。楮衣登程，監者呵詈，資斧一空，貨馬徒走，兩足腫潰，躑躅不前。比至鳳凰廳，萬山中人跡斷絕處，有亭翼然，監者引入，瞋目叱曰：「爾罪應受，我輩何辜？請速自戕，免污吾刃！」生哀涕不已，監者操刀而至。

正惶急間，忽腥風怒號，一白額猛虎自絕嶺下，爪搏監者，三人死路側。生亦迷悶。微蘇，覺耳畔有婦人哀喚聲，啟眸視之，非他，姍姍苗大姑也。生反痛哭，曰：「夫妻邂逅，得毋夢中乎，抑冥中乎？」曰：「窈娘何在，客又何在？」生以頭觸地，泣言知悔。問：「虎究何往，卿究何來？」曰：「郎至此，量言亦無懼。妾非人，虎也。郎在中州所放者，妾生身父也。父母感大德，遣侍巾櫛，又以無狀被逐。若非大難當前，實無顏見夫子。然真面目已露，郎能無以非類見疑乎？」曰：「豈但無疑！」言已，抽刀斷拇指，血涔涔焉。女驚救之，已斷，急出藥末糝而接之，裹以殘帛，竟不痛。曰：「郎君既悔，又何必爾！」曰：「非此無以

對我賢卿也。」問：「翁媪何往？」曰：「天謫已滿，重證仙班，不在人間矣。南山之南尚有敝廬，能惠臨否？」曰：「逃軍殺監，出則領斷，茫茫海內，托足無區，願隨卿隱。」曰：「以郎資質，堪破泡幻，大丹且成。」言已，攜手同行。穿雲越澗，約□餘里，怪石數轉，忽見洞府，門前長鬚赤腳者三四輩，翹首拱候，呼曰：「大姑救得郎君歸矣。」問：「此數輩何來？」曰：「老父遣留婢僕，侍郎君耳。」入見釜鑪鼎白，几案牀第，無一非石。曲折數層，若分內外。西偏一洞，為女臥房，房內陳設古雅，帷帳悉具。牀上坐一嬰兒，呀呀索乳。問是誰氏子，曰：「此君種也。渠外大父命名曰寅生。」生親與摩頂，見其豐麗魁梧，知是國器。夜夕燃石燈，出石甕中花釀飲生，烹茯苓松花餅啖生。晨起，督婢僕各出採藥，自以野蠶織布，無一廢馳。

寅生五歲，頗慧。生拾樹葉為箋，燃松枝為筆，抄書教兒讀。□歲即通六經，能韻語。生悲曰：「吾負罪竄匿，累嬌兒何時出頭？」女問：「中州有手足否？」曰：「有。」問：「曾受君惠否？」曰：「有從堂弟，名者，從未貸一錢。」女以纖指卜再四，曰：「是真可托。」翌日早起，呼禿髮僮駕牛車抱兒端坐，以生手書置兒懷，自脫金釧束兒腕，並與玉瓶，曰：「需果餌，此中索即得。」安置訖，遽揮曰：「去！」車如電掣風馳，突入雲際。生失聲哭，女笑曰：「君別兒即苦，妾父母嫁女時亦苦耳。何一入宦途，頓加白眼？」生大愧，以指示女，曰：「卿忘卻耶？」相與大笑。

焦，中州名士也，四□無子以為憂；族人子蓬頭歷齒，不欲繼。夫人為置妾，又恐分恩愛，不肯受。是日，忽牛車到門，僮抱兒入，投書案上。拆閱，見的真為兄鼎筆跡，大喜，閱至托兒為嗣一節，更覺歡欣。一瞥眼，僮與牛車不見，唯兒束釧捧瓶依膝下。市人哄鬧，曰：「焦家門內，豹負猩猩，奔出城去。」夫妻愛兒逾所生，寢必摟於懷，食必加諸膝。冬日病，思櫻桃不得，兒忽捧金丸至，問何來，笑指瓶以母語告。戲呼他物，無不應，由是大富。

寅生冠而就試，貴為大中丞，征雲南寇。時夫婦壽八□，猶健飯，領軍拜別，諭功成速回，順路訪親生父母。寅泣受教。凱旋時，果訪至舊處，則洞口雲迷，樹葉零落而已。痛哭榛莽，視石壁鏤草書一行，曰：「中州焦鼎，遇虎得生，洞居卅載，吐納通神。天降丹顆，服之身輕。水火調御，夫婦道成。某年月日，白晝飛升。兒讀能貴，勉事聖君。石齧流水，嶺橫白云。人間天上，一樣看承。」

懷儂氏曰：人雖至愚，當其受恩，則未嘗不疾首撫心，以為苟渝此盟，有如江水。及至嬖昵既久，責報太苛，反面若仇，有終身切齒者。姍姑姍姑，既報德於未遇之時，又救之極危既窮之後，其亦愧夫人而鬚眉者乎！至於女子小人，讒譖惑主，虎且憚之矣。噫嘻！姍姑，慎勿孟浪唱《想夫憐》也！